

追花

陈秉汉

东方文化馆凤凰文学丛书·北京

车过潮汕平原

春夜絮语

在英歌舞之乡

神秘的茶叶王国





追 花

陈 秉 汉

东方文化馆凤凰文学丛书

1993·北京

序

薛 汕

十个年头倏忽就要过去，陈秉汉又上了一句。我读过他的长篇《飞龙人主》，现在又读到他的散篇集子《追花》。前者的出版，波折很多，大概不太久可以和读者见面了。后者就要付梓，可以为读者先睹为快。这一句，他在文学创作上，有了很多收获，这仅是其中的两部，相信还有其他的集子。那长篇，我说了一些意见；这短篇，也不沉默。

潮汕人的祖先，原在中原，避战乱而迁徙到五岭之南。在这个生聚之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艰苦中活下来，没有被淘汰，而且发展了。应该引以为自豪的，已经抬起头来。但是如何认识自己，并不是很容易。这就要靠知情的讲清楚。从事写作的，有责任做这件事，能说多少说多少。这个集子，从山区到海边，从食物到人文，记录了不少。开卷篇《车过潮汕平原》好象是总纲，给我们一个概括，带我们进入一个值得留恋与歌颂的世界。

潮汕这片苦难的大地，好比是我们的母亲，子不嫌母丑，就要有志气，为母亲争口气。绝不应该忘记的，还有一半以上，因为活不下去，不能安于故乡，浪迹天涯海角去了。在外人口比在故土的还多。他们已经与寄居的所在地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不管子女是流离失所的往日，或者荣华自如的今

天，根在潮汕，应知故乡事。那么，介绍与描述潮汕的一草一木，讲清楚自己的家底，娘如何，兄弟姐妹又如何，让在外的了解，与在乡的同受教育，则是十分必要，而又有意义的事。

我想，陈秉汉的这一本书，可以起到这么个作用。

从文学的性能上说，这本散文集子，写作的时间先后不一，是这几年所见所闻而抒发的记录。它跟潮汕在经济改革中的变化与巨大成就分不开，因此，给人以明显的敏感：潮汕是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一个地区，翻了身开始腾飞了。最显著的特征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全然不同了，叹气低吟的几乎绝迹，代之而起的是斗志昂扬，多于事业作出成绩的人。从茶场到胶园，从养蜂到渔业……多少可歌可颂的事物，就是一幅动人的兴旺图。

使人知道不易忘记的是：写了好几位由青年而进入中老年的作家，他们与潮汕共命运，同步成长，已经出现了丰硕的创作之果，这是值得庆幸的。在这里没有收入别人写陈秉汉的介绍文字，实际是包括他在内，应该受到读者的敬爱。

最后，我想说的，已结集的大多是散文，还有特写、游记、访问记，因为直感的多，客观的记述也多。要说应该进一步考虑的，作为散文的功能，还得加以发挥。那就是，每篇要给人以启发、反思，多些深刻的哲理之言。如果注意到了，作品的份量会加重些，价值也就增加些，这是重要的表现手法。

当然，这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提高创作思想问题。

陈秉汉正是“百尺竿头”，可以更进一步的近60岁数之年，谨此以祝。

1993年3月6日，北京。

目 录

序.....薛 汕

车过潮汕平原.....1

在夜班车上.....4

南山魂.....6

夏天的梦.....10

母亲的爱.....13

鸿雁传书.....20

临溪·豆干作坊.....23

在英歌舞之乡.....25

元宵跳篝火.....28

郭沫若咸寮脱险.....30

老区春月夜.....33

杉.....36

竹山.....40

石楼寨小记.....42

山中海.....44

古城三饶剪影.....47

闽粤山色.....52

山菊花·····	55
夜走山路·····	58
放蜂人·····	60
神秘的茶叶王国·····	63
茶乡行·····	67

渔火·····	70
海湾夕照·····	72
欢乐的渔村·····	75
小院一口井·····	78
理发楼上的笑声·····	80

春夜絮语·····	82
特区文坛“拓荒牛”·····	88
灯下弓起的脊梁·····	91
耕耘·····	93
他从海边来·····	98
清水人家·····	100
性格·命运·····	103
登山·····	105
画雀的人·····	110
翰墨魂·····	107
人生·····	113
晨光曲·····	117

南台春晴.....	116
追花.....	126
彩丝金钮.....	131

神泉履痕.....	134
汾水关漫笔.....	137
古城之旅.....	140
乡食情.....	144
皇都买卖街景.....	146
乾陵散记.....	148
走马秦川.....	152
马嵬坡访古.....	155
秦川黄昏.....	158
列车远去.....	160

后记

车过潮汕平原

蜜柑、荔枝、香蕉、菠萝、龙眼、古榕、绿竹掠过车窗。一派深绿、浓绿、翠绿、碧绿、墨绿。水也绿了。连爬满苔藓的石头也是绿的。绿了瞳眸，绿了窗纱。到处呈现蓬勃勃、水灵灵的绿色妩媚。

新建的华屋“四点金”“下山虎”雕梁画栋，嵌瓷彩绘，金碧辉煌。明晃晃的太阳一照，烁烁生辉，宛若遍地珍珠宝石，璀璨瑰丽，华贵眩目。

历史的烟云仿佛从车窗擦过。自秦始皇三十三年起，秦、汉、两晋、隋、唐、南宋等王朝纷纷南下，烽烟滚滚，旌旗破碎，抛尸遍野，血浸沃土。文化在残杀中溶汇，人种在杂交中强壮。人类文明从北方从山区走向南方走向海滨。

神秘、燥热、瘴气弥漫的潮汕平原孕育出神奇的潮汕文化。古风不甘寂寞，英歌舞、大锣鼓、功夫茶、潮汕美食，韵味无穷。

北方寒流和南方烈日交汇，千百次冶炼淬火，铸造出灵精、狡黠、幽默、强悍、敢于冒险的潮汕人。

潮汕人亦儒雅、亦忠孝、亦侠义、亦下贱，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很快人满为患，不得不飘洋过海，另寻生存空

间。潮籍侨胞一千三百多万人，遍布世界各地。人口超过居住在本土的潮汕人。

潮汕平原不是粮仓是人仓。只有全国千分之一的土地，养活全国百分之一人口。人口密度是全国8倍、世界27倍。社会旧三百六十行，新七千岗位，行行业业有潮汕人，行行业业出状元。海外不少潮人进入世界亿万富翁行列，成为天之骄子。名列国内名流的潮人，也如群星璀璨。

潮汕人更多的是出力气，当苦力，做买卖，干下作。苦涩、悲乐，亦歌、亦泣。

岁月不老，风云变幻。到了十九世纪，南风北渐。南方海滨文明向北方山区辐射。从孙中山北伐到香港崛起，到珠江三角洲、深圳、珠海、汕头起飞，当代商品经济的魔力震惊了对盛唐经济文化的眷恋。

省道广福公路已成为这块生机勃勃土地上的大动脉。公路两旁，楼房拔地而起。百业鼎盛，商贾云集，繁华熙攘。用沥青纸、竹篷搭起来的简易货仓、商店，象埃及金字塔，象停泊在河边的乌篷船。

色彩华丽，造型玲珑剔透的门市居室合一的私营商店，描金绘画，鲜妍夺目。匾额一律是浮塑斗大金字：茂源居、集丰居、启德楼、保寿堂……争艳斗胜，昭示繁荣。路旁破旧老屋、露天野厕与之相映成趣。店铺、野厕、水泥电线杆上贴着电影录相排期表、专治阳萎无名肿毒疑难杂症祖传秘方，积得厚厚，板结的纸角翘了起来。新贴上的红红绿绿，象万国旗一样：飘飘扬扬，好不热闹！混和着淀粉的字纸被雨水淋下来，在墙脚发霉，滋生上淡淡的苔藓。

各种广告象等待搭车的旅客伸出一只只热情、期待的手。其造型设计有的精巧华丽，有的庸俗简陋，甚至在一面旧墙

上，用墨水歪歪斜斜写上“火补”“有汽油供应”大字。废品收购站则不用招牌，里面堆叠啤酒瓶、汽水瓶，象蜂房一样整整齐齐，还有废铜烂铁、旧机器零件……

烟酒糖果小货亭象一座座桥头堡。出售家用电器的商店里，港台歌曲狂轰滥炸声嘶力竭呼唤顾客。

小吃店冒出淡淡炊烟，散发出馋人美味。女服务员甜美的笑容比潮汕美食更迷人。店前停车场上留下坑坑洼洼车辙。司机吃得面红耳赤，剔着牙，爬进驾驶室，按响喇叭，清点过旅客，驱车上长途。货车、客车、的士、大巴、小巴穿梭飞驰，笛声争鸣，象合奏，象骂娘，象野兽发情嚎叫。一辆头上红灯旋转闪烁的警车尖叫着疾驰而过。一切显得生机勃勃而又杂乱无章。

大小车站，上落站边停着许多锈迹斑斑，象泥腿子般的旧单车。车后架用麻竹片和铁丝缚扎加固。脚踏板改用坚固的相思木。后轮密密麻麻增加了辐线。后座架铺上块松木，垫上摺了几摺的络麻袋。这就是农民单车工人，象飞蝗一样飞到公路上捞内汇、创外汇，挣钱养家糊口繁衍子孙绵延香火，充满野性的情恋，不屈不挠，惨淡经营，可歌可泣。

和泥腿子并驾齐驱、比肩辉映的是农村成衣厂、塑料厂工人。衣着新颖华丽的姑娘小伙，踩着一只只漂亮的“凤凰”“飞鸽”“永久”，飞转的车轮迸射出历史的折光，闪烁着时代的光芒，一路鲜花，一路笑声。

商品经济时代的潮汕平原笑脸盈盈，呈现华贵的妩媚。广福公路象一条腾飞的巨龙，驮着七县二市呼啸而去……

1989.10.14.

在夜班车上

广汕公路的黑夜比白天更繁忙更喧闹。彻夜车声辘辘。车灯象一串串连接不断的游动夜明珠。

今晚，豪华夜班车以九十公里的时速呼呼飞驰。车厢里回荡着使人昏昏欲睡的流行歌曲，绿丝绒软垫座位十分舒适，仿佛乘客也高贵起来。明摆着，车费比一般高出一倍以上。若不是腰包满，未必敢如此大手大脚地享受豪华。

今晚乘客大多数是青年人，不断地点播歌曲，说是没有歌曲作伴就睡不着，听那“呼呼”的车声烦死了。他们是什么人？上广州干什么？

邻座有一位留着运动员发型的男青年，不是抽烟就是吃零食，一刻也闲不住。和平桥的桥灯迅速进入眼帘，他赶快把脸贴在车窗上，喃喃地说：“割尾巴那年我才十七岁，载了一单车番薯丝走夜路，就在这座桥头被市管截住了。我哭着找熟人说情，说明不是投机，家里等下锅。好不容易才放行。”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好象遇到知友，热情地请我抽“良友”。我说不会。他就塞过来柑、苹果、饼干，谦然一笑：“做点小生意。”我“哦”了一声，不便穷问。他却大大方方地说：“裁缝师傅办起成衣厂，做有一批西装、连衣裙。我带

些样品推销。”

“潮汕地少人多，不再在三分地上闹革命了，许多人办起了家庭塑料厂、织袋厂、制衣厂。”他说着哈哈大笑。

他说，村里有的人不想种田。种田人有的不想养猪。我吓了一跳，记得识字课本上唱“有田地要养猪，有孩子要读书。”可是他解释，“种田自有种田能手，养猪自有专业户……”

真是财大气粗，我不赞同他的看法，转了话题，问他对上象没有？

“你猜猜。”他诡秘地笑笑，用带有金戒指的中指弹弹烟灰，见我愣住，便说，“戒指带在中指上便未婚，带在无名指上就是已婚……”还有这许多讲究呀。

他告诉我，他已对上象了。他说，现在农村姑娘找对象，有的要看你的田园荒了没有，荒了才来说亲。

我又吓了一跳，简直是狂子说狂话。过去农村姑娘找对象，谁不知道要看你田园是否象花园一样！

“嘻嘻，你不知道，田园荒了，说明他会做生意，有手艺，能做工，顾及不上哪。”

我松了口气。邻座真会使用夸张的语言。粗听，确实危言耸听。细想，不无道理。现在农村不少姑娘选择对象的标准确实变了，追求那善于多种经营、能商巧匠、开拓型的心上人，多着呢！

“人多田少，光靠扒几块田土皮，只能温饱。”邻座继续开导，“你也不用担心，田集中到种田能手手里，各得其所嘛。”

哦，我恍然大悟。真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我都成了乡巴佬了。夜班车呼呼地前进，许多人都睡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

1985.8.17

南山魂

朝霞映红了山，映红了水，映红了绿色的田野。扑面而来的清凉草气带着一丝丝甜味。路边的稻叶垂下盈盈欲滴的露珠。大哥从马来西亚回国省亲，一进村便站在溪坝上久久遥望斧月山。日月嬗递，苍山依旧。松柏老，蒿草深，丛林暗。他痴痴凝望，仿佛在寻觅什么。

深黛色的斧月山静静地横卧在粤东潮普惠之间，属于大南山山脉中段。山深林密，云遮雾障。“八一”南昌起义，转战来到流沙的起义军被敌人冲散。郭沫若在这里的山洞里住了21天，后由农会主席带路，翻过斧月山，经神泉过香港。

昔日那条赤褐色的山路今在何处？

连接山路的田间小路已经修成宽阔笔直的乡道，连结下架山、军埔、占陇等乡镇，直通广汕公路。货车、客车、的士、小丰田穿梭奔驰。回乡省亲的侨胞络绎不绝。穿着漂亮、款式新颖的姑娘小伙驾着“铃木”“嘉陵”，踩着“凤凰”“飞鸽”奔驰在乡道上，撒下一路鲜花，一路银铃。他们是农村新一代农民。路上再也见不到慢慢蠕动的一担担沉重山草。

昔日，村前村后炫耀富足的高楼一样的柴草垛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古色古香新屋“四点金”“下山虎”，在金

色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辉。

我陪大哥沿着乡道来到当年割草歇脚的风吹涵，爬上大坝仔水库，更靠近更亲切地细看斧月山，寻找童年丢在崎岖山路上的惊梦。梦和时光一起消失了，沐浴着苦涩的泪水。

斧月山原名宝月山。常年云盖宝月。传说找到宝月龙穴便会大富大贵。于是有人长年累月在山上寻穴做风水，长住石洞。泔水养成一茬茬的大猪，风水越做人越穷，还得靠割草砍柴度日，干脆把宝月喊作斧月，可是砍下来的仍不是丹桂而是不值钱的柴薪。

那年大哥才十岁，稚嫩的肩膀已经挑起生活的重负，瘦小的脚板踏遍大山的脊背，肩头当米瓮，天天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山里豺狼多。有一次，大哥和二叔上斧月山割草，溜下石梯路，忽然对面山头传来孩子的嬉笑声和凄厉的哭声。大哥眼尖，见对面山头上四五只狼狗在打架嬉耍。二叔脸色煞白：“快回家。”他们把草索脱掉，握紧尖担，悄悄回家，爬上埡口，几只狼狗才发现他们，愣愣地看着。大哥甩了一把汗：“好险！”

我十岁也上山割山草，有一次，挑着铁一般沉重的山草攀上云梯般陡峭的山路，小腿不听使唤地发抖。一会下起雨来。山草越挑越重汗，水和雨水一齐滴落，几乎喘不过气来。

山谷雨蒙蒙。一只饿狼横过岭路，跳下谷底，我捏了一把汗，吓得哭都不敢哭。回到家里向母亲诉说。她吃惊地听着，一会笑笑宽慰我：“不怕，狼狗直目，看不见你哩。”

那些日子不断传来狼叼人的凶讯。山路上留下血迹和破碎的血衣。斧月山被死神统治着。斧月路是一条恐怖的路，死亡的路。人们害怕这条路；又不得不走这条路、亲近这条路。祖祖辈辈望山兴叹：“何年何月不走这条路？！”我们刻苦读书，为了不走这条路。许多人离乡背井远走南洋也是为了逃避

这条路。

大哥十六岁那年，家里狠心卖掉了命根子的三分水田让他过南洋。临出门的前一天，大哥还上山割草。他高兴地说：“这是最后一次斧月路。”

可是命运注定大哥的斧月路没有走完。在荆榛遍地、蛇虫蜿蜒的异邦求生，比爬斧月路还要惨。俗话说：“人地生疏，番仔擎刀”，大哥冒着酷热在橡胶园、菠萝园做童工，胼手胝足，跋涉在另一条更加崎岖的山路上。有一天，大哥患疟疾，手一抖，碗打碎了。主人扳起脸：“不情愿就出去。我这里不是善堂。”主人心太狠，一个工钱不给，好几个月发一次理发钱。大哥绝望地砍了一个菠萝吃下，企图以火攻火，死了魂归故土。他噙着泪，遥望故乡，在心里呼唤母亲，像幽灵一样徘徊在菠萝园。哪知他的命大，病反而好了。

流年似水，几十年来，大哥一直无暇回国省亲。如今他一踏上故土，就关心斧月路。还在广州，我伴他游越秀山，望着高耸入云的烈士纪念碑拾级而上。他回首脚下的路，问：“这条路和斧月路相比怎样？”我说：“当然比不上这条路。你看，攀这条路的人不少是洋人，天天络绎不绝，而爬斧月路的人几乎要断绝了。祖祖辈辈的愿望要实现了，再不用走斧月冤枉路了。”

大哥饱经风霜的脸上绽开了笑纹，掺杂着苦味儿的欢喜，有不安，有期望：“多肥沃的斧月山！要是种上橡胶，不会比马来西亚差多少。”大哥的心早已飞回故里。

“大哥，回来办橡胶园吧！”我心里一亮，仿佛看到大山的精魂、大山的浩气，“斧月路还要走，走一条发财的路。有一天真的从山上砍下一担担丹桂，斧月山要恢复她原来的名字啊！”我心中编织着彩色的梦。

大哥点点头，深情地望着云雾掩映的山影……

1989.5.26.



夏天的梦

盛夏，天气燥热。母亲、大哥、大嫂从马来西亚回国省亲，汗涔涔地来到深圳妹妹家里。妹妹搬出清凉冷饮。大哥说：“要是甜麻叶配稀番薯粥多好！”

这可是老家普宁农村从前粗劣的饭菜呀！现在生活好了，恐怕没有这种饭菜了。

从前，即使寸土寸金，家家户户都要挤出一点土地种上一畦两畦甜麻。麻皮用以打麻绳，劈麻丝，织麻布。沤过的麻骨可以点火当火煤。麻叶则可作菜，煮成粘稠稠的麻叶糜。

夏天，烈日当空。绿得发亮的田野错错落落，一块块修竹林般的麻园贡献出一方方凉浸浸的绿荫。我和大哥弯腰曲背地锄番薯草，又累又渴。母亲送点心来了，把一盘黑亮亮的麻叶和一钵凉浸浸的稀番薯粥放在麻园塍上。

“哈！干鱼赶水蚊。”我高兴地打开钵盖，淡青色的粥汤里汩着一条条干鱼般的番薯丝和水蚊般的饭粒。大哥拖着又累又渴又饿的身子，跌坐在麻荫里的田塍上，手抖着，捧起碗，夹上一撮麻叶填进口里，还没有嚼出滋味来，一碗凉浸浸的稀番薯粥已进入胃里，弄不清是吃呢、喝呢还是倒呢。母亲爱怜地叹了口气：“你们都是直喉。”